

「清音幽韻」與「雄辭閎辯」： 王安石評論歐陽脩散文之研究*

王基倫**

〔摘要〕

王安石以「清音幽韻」、「雄辭閎辯」理解歐陽脩的文章，學者未能明白其深義。本文先討論歐陽脩散文是否有二元風格的可能，再來探討「清音幽韻」與「雄辭閎辯」的明確定義，以及歐陽脩如何表述這類作品，有何寫作成就？最後討論後世文論如何理解王安石所建構出來的理路？

研究結果發現，王安石是首位用二元風格理解歐陽脩文章的知音，他提出來的「清音幽韻」說法，和貶謫文人的心態有關，能寫出人生不得志時的悲苦心情；「雄辭閎辯」說法，和參政議事的仕途有關，能寫出據理力爭的剛正氣節。這兩種風格都有暢達明快的特色，而且都來自天性、學養與重視實事三個方面。其中「清音幽韻」雖然以「淒」為文章主軸，有悲苦心情忽然來到的寫法，卻也常見在文章末尾處寬釋心懷，將悲傷的情緒迅速停止。兩大類作品數量相當，「清音幽韻」以敘事或抒情寫景作品為主，「雄辭閎辯」以奏議上疏及書、論之類的實用性文體為主，都是他傾心盡力的創作。王安石的評論符合歐陽文風的實情，也與後世陽剛、陰柔二分的說法相近。歐陽脩一生的寫作方式是由剛健走向情韻不置的柔婉，世人多注意及此，然而他的剛健文風至晚年依然有之。歐陽脩釀構許多佳篇，具備剛、柔這兩種文風。王安石使後世能認識清楚歐文有二元對舉的風格，功不可沒。

關鍵詞：歐陽脩、王安石、散文、清音幽韻、雄辭閎辯

* 本文承蒙本刊三位匿名審查者惠予修訂意見，謹此誌謝。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北宋一代文宗歐陽脩（永叔，廬陵，1007-1072），畢生致力提倡古文，文章簡潔有法，為一代宗師，名重當世。評論歐陽脩的文章，首推蘇洵（1009-1066）〈上歐陽內翰第一書〉「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踈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之說；¹其次則為蘇軾（1037-1101）〈六一居士集敘〉「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之說。²前述蘇氏父子之言，中肯而合理。蘇洵全面性的探討歐文的寫作手法，蘇軾從四個面向肯定歐公詩文能上繼前賢而給予極高的評價。

當歐陽脩去世時，友人韓琦（1008-1075）、范鎮（1009-1089）、門生曾鞏（1019-1083）、王安石（介甫，臨川，1021-1086）、蘇軾、蘇轍（1039-1112）都寫了祭文，吳充（1021-1080）也寫了行狀，眾人留下由衷地讚美與深刻地懷念。³其中王安石的祭文從文章、氣節、功業、操履等方面，對歐陽文忠公作了一生的定評，倍受後人讚譽。⁴文中說道：

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

¹〔宋〕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嘉祐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集部》第4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卷11，頁2。

²〔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六一居士集敘〉，《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10，頁316。蘇軾之言，被元代脫脫（1314-1356）引述，且云：「識者以為知言。」參見〔元〕脫脫等：〈歐陽脩傳〉，《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319，頁10381。

³參見〔宋〕歐陽脩撰，〔宋〕歐陽發、〔宋〕周必大（1126-1204）等編定：《歐陽文忠公文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集部》第44-4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附錄卷1，頁1-20。以下此書簡稱《歐集》。本文關於歐陽脩文章的寫作時間、年紀，均參考自歐陽脩：《居士集》、《居士外集》目錄的題下注，以及嚴杰：《歐陽脩年譜》（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年）、劉德清：《歐陽脩紀年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二書，不另列註腳。

⁴明代茅坤（1512-1601）評此文：「歐陽公祭文，當以此為第一。」參見〔明〕茅坤：〈祭歐陽文忠公文〉評語，《唐宋八大家文鈔·王文公文抄》（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清盧文弨過批本），卷16，頁16，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126148>（檢索日期：2024年6月20日）。

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⁵

這段話的前半部分，推尊歐陽脩道德積於中，學問積於身，內在充實而後發於外之文章有光輝。其說法與《論語·憲問》「有德者必有言」、⁶〈詩大序〉「情動於中而形於言」，⁷以及歐陽脩「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⁸「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⁹「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¹⁰「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¹¹的說法相符，皆來自於儒家思想的具體實踐。王安石具備卓越識見，他深知歐公，討論其文章時，先從內在的學問素養出發，符合歐陽脩一生治學、從政的努力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這篇祭文評論歐公文章的那一段文字比較長，蓋歐陽脩自言「只有文字是本職」，¹²一生立言成就頗高，故不可輕描淡寫帶過。而王安石的評論方式與蘇氏父子不同，他提出讀者閱讀的感受，說明讀歐文會有不同面向的體會，說法頗為特出。這裡面涉及幾個問題：其一，歐陽脩如何書寫散文，亦即寫出來是否有二元對立的風格？而他又如何論述文章風格呢？其二，王安石理解歐公的文章，以「清音幽韻」、「雄辭閎辯」論之是否恰當？這兩者的指涉意義為何？有何寫作藝術成就？其三，後世文論如何理解王安石所建構出來的理路是否真能表述歐陽脩散文的風格？上述問題，以下嘗試闡明之。

⁵ [宋]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臨川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集部》第4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卷86，頁2。

⁶ [魏]何晏（約195-249）集解，[宋]邢昺（932-1010）疏：〈憲問〉，《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影印清嘉慶20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重刊宋本），卷14，頁1。

⁷ [漢]毛亨傳，[漢]鄭玄（127-200）箋，[唐]孔穎達（574-648）疏：〈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詩經注疏》，《十三經注疏》，卷1，頁5。

⁸ [宋]歐陽脩：〈答吳充秀才書〉，《歐集》，《居士集》，卷47，頁8。

⁹ [宋]歐陽脩：〈答祖擇之書〉，《歐集》，《居士外集》，卷18，頁9。

¹⁰ [宋]歐陽脩：〈與樂秀才第一書〉，《歐集》，《居士外集》，卷19，頁10。

¹¹ [宋]歐陽脩：〈與張秀才第二書〉，《歐集》，《居士外集》，卷16，頁5-6。

¹² [宋]歐陽脩：〈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歐集》，《居士外集》，卷19，頁7。

二、歐陽脩的文學創作觀念及其散文風格之形成

歐陽脩從事文學創作，崇尚自然。慶曆年間，歐陽脩就經由曾鞏的介紹而讀過王安石的作品，為此不勝欣喜，謂曾鞏曰：「讀之飽足人意，盛哉！盛哉！天下文章久不到此矣。」¹³此時曾鞏轉述歐公對王安石的期許是：「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¹⁴既然如此主張，歐陽脩就會依循本性，隨興適會，呈現出多元發展的散文風貌。他在〈與樂秀才第一書〉中說：「古人之學者非一家，其為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¹⁵故而提倡文章風格應各具特色。正如吳充〈行狀〉所云：「蓋公之文備眾體，變化開闔，因物命意，各極其工」。¹⁶

於是，歐陽脩表現出來的散文風格是不同的。首先是來自天性的雄直勁健。歐陽脩之子歐陽發（1040-1085）〈事迹〉云：「先公為人天性剛勁，而氣度恢廓宏大，中心坦然，未嘗有所屑屑於事。事不輕發，而義有可為，則雖禍患在前，直往不顧，以此或至困逐，及復振起，終莫能掩。而公亦正身特立，不少屈奪」、「先公天性勁正，不顧仇怨，雖以此履被讒謗，至於貶逐。及居大位，毅然不少顧惜，尤務直道而行，橫身當事，不恤浮議。」這種個性，連英宗皇帝也說歐陽脩「性直不避眾怨」。¹⁷誠如王安石所言：「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¹⁸可以想見，歐陽脩一生都能由剛勁正直、情激義憤而發為文章，這來自於耿介不屈的個性，也和他立身處世、勇於參政議事息息相關。

其次，世人皆知歐陽脩一貫主張「道勝文至」，因此讀書人須先在立身處世之道方面下工夫。由於講求儒家之道，於是依經立義，發議追求正大，展現出有力量的文章氣骨。《朱子語類》多次記載這樣的話來：「舊來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孫明復諸公，始自出議論，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運數將開，

¹³ [宋]歐陽脩著，[日]東英壽（1960-）考校，洪本健（1945-）箋注：〈與曾舍人〉：《新見歐陽脩九十六篇書簡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簡五八，頁79。

¹⁴ [宋]曾鞏撰，陳杏珍、晁繼周點校：〈與王介甫第一書〉，《曾鞏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16，頁255。

¹⁵ [宋]歐陽脩：〈與樂秀才第一書〉，《歐集》，《居士外集》，卷19，頁10。

¹⁶ [宋]吳充：〈歐陽公行狀〉，收入《歐集》，附錄卷1，頁13。

¹⁷ [宋]歐陽發：〈事迹〉，收入《歐集》，附錄卷5，頁1、17。

¹⁸ [宋]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臨川先生文集》，卷86，頁2。

理義漸欲復明於世故也」、「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¹⁹朱熹認定歐陽公能用功於經術，且發為議論文章，理義明白，文字壯浪。由此可知，議論文章是能接近「閎辭博辯」的風格。

再其次，很特別的是，歐陽脩在「道」與「文」之間，提出了「事」的主張。景祐元年（1034）的〈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說：

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²⁰

這說法與〈與黃校書論文章書〉主張「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為空言」²¹是一樣的意思。我們可以發覺，論道行文不忘落實於關心百事，重視實事求是，如此則文章篇幅增長，而文采更為豐盛。雖然「重實事」的觀念自年輕時即已有之，而歐公後來修史、晚年寫下多篇墓誌銘，仍然持續努力敘事，包括描寫人物事跡等。

南宋朱熹（1130-1200）觀察到歐陽脩的文章有早年和晚年的不同，他說：

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²²

人老氣衰，文亦衰。歐陽公作古文，力變舊習，老來照管不到。²³

朱熹認為剛健作品多為歐公年輕時期作，晚年氣力較衰。黃一權也形容歐陽脩的文章風格：「從崇尚骨力到傾心於風神姿態，從陽剛到陰柔的轉變」、「由直率

¹⁹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解詩〉，《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80，頁2089、〈論文上〉，《朱子語類》，卷139，頁3318。

²⁰ [宋]歐陽脩：〈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歐集》，《居士外集》，卷17，頁1-2。

²¹ [宋]歐陽脩：〈與黃校書論文章書〉，《歐集》，《居士外集》，卷17，頁5。

²² [宋]黎靖德編：〈自熙寧至靖康用人〉，《朱子語類》，卷130，頁3117。

²³ [宋]黎靖德編：〈論文上〉，《朱子語類》，卷139，頁3311。

轉為紆徐」，²⁴同樣說明歐陽脩文隨時間而轉變，有兩種不同文學風格的展現。綜上可知，歐公文章風格之生成，主要來自天性、學養、與關心百事的生活態度三個方面，因而他有議論，有敘事；前者剛健，後者轉向風神，一生的文學創作走向大致如此。

三、王安石的立論背景

王安石強調歐公散文有「清音幽韻」與「雄辭閎辯」二元對比的不同的寫作風格，這種句型於古代漢語中常見，屬於複合句中的並列式，而且是用對比句表述出來。²⁵之所以有此相對式的思考，源自中國古代讀書人的思維方式。龔鵬程（1956-）注意到許多評點書中，常出現對舉辭：「這些對舉辭，似乎最能說明中國人或這些批評家們心目中的文章內部關係。」他更深入地闡述到：「順逆，亦是往復，是對待之意，是雖兩端而非對立。……細部批評特別喜好用這些對偶詞來解說文章內部交錯複雜的關聯，顯然意味著他們基本上是認為文章各部門均有其作用，而整篇文章又互攝互補、平衡對舉地構成一以功能為綱的有機整體（organically functional whole），如一活物。」²⁶實則，許多評點術語出現了對舉並陳的現象，如正反、奇正、虛實、避犯、疏密、肥瘦、陰陽、剛柔……等，在二元對比中實現了藝術化的對照、鎖合，大致不脫離這樣的思考。浦安迪（Plaks, Andrew H., 1945-）也曾經以小說為例說：「『事』在中國的敘事傳統裡，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實體。在中國古代的原型觀念裡——動與靜、體與用、事與無事之事等等——世間萬物無一不可以劃分成一對對彼此互涵的觀念，然而這種原型卻不重視順時針方向作直線的運動，而卻在廣袤的空間中循環往復。」²⁷上述二人的觀點，的確指出了中國人常見的特有的一種思維方式，亦即二元相輔相成的對舉觀念，可以運用至生活中的各個地方，包括文章的賞析。於王安石的〈祭歐陽文忠

²⁴ [韓]黃一權：〈歐陽脩散文的創作歷程〉，《歐陽脩散文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章，頁1。

²⁵ 楊伯峻（1909-1992）：〈並列式〉，《文言文法》（香港：中華書局，1993年），第14章，頁193-198。

²⁶ 龔鵬程：〈細部批評導論〉，《文學批評的視野》（臺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頁420、421。

²⁷ [美]浦安迪：〈中國敘事傳統中的神話與原型〉，《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章，頁47。

公文〉中，「其積於中者」、「其發於外者」看似兩者對立並舉，其實更是互補的關係，說明歐文有「清音幽韻」、「雄辭閎辯」二元互攝互補的多樣性風格。

王安石受知於歐公，也是重要的因素。歐陽脩在皇祐五年（1053）稱讚王安石「德行文學，爲眾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²⁸至和三年（1056）又上疏推薦他爲國家可用的賢才說道：「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²⁹同一年，更有著名的詩篇勉勵王安石道：「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罇酒盍留連。」³⁰對王安石寄予莫大的期望與想念。到了熙寧四年（1071）春，歐陽脩在青州任上，賀王安石拜相云：「伏以史館相公誠明稟粹，精稷窮微，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晚登文陛，當萬乘非常之知。論道黃扉，沃心黼辰，果被往諧之命，遂膺爰立之求。左右謀謨，方切倚衡之任；摺紳中外，益崇巖石之瞻。竊顧病衰，恪居官守，莫陪班謁，徒用馳誠。」³¹雖然這是一篇應用文，但歐陽脩對王安石的品評並非虛語，也不諱言與王安石的政治立場不同。實則，歐陽脩與王安石的個性、文章與仕途各方面都很相近，都有「剛而不屈」的一面；又都能在文壇上展露光芒，「論議通明」；在仕途上承擔重任，「著三朝甚重之望」。

職是之故，王安石的祭文特別能從文章、氣節、功業、操履等方面評述歐公，立言有憑據。王安石特意標舉歐公的議論文：「豪健俊偉，怪巧瑰琦」，祝尚書（1944-2023）說道：「蓋因王安石自己爲文豪健，所以他從歐文中更多地看到的是這一面，其實『豪健俊偉』不是歐文的主要特色。」³²又說：「蓋主要指『議論』如奏議、政論之類，而他所關心的正是此類文章，自己又爲文豪健，故容易從此角度審視歐文。」³³他的說法有其道理。王安石的仕宦經歷，讓他注意到歐陽脩常針對時事發議，果敢剛正，因而有「雄辭閎辯」的特色；但是王安石也觀察到歐

²⁸ [宋]歐陽脩：〈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歐集》，《奏議集》，卷14，頁16。

²⁹ [宋]歐陽脩：〈再論水災狀〉，《歐集》，《奏議集》，卷14，頁6。

³⁰ [宋]歐陽脩：〈贈王介甫〉，《歐集》，《居士外集》，卷7，頁1。

³¹ [宋]歐陽脩：〈賀王相公拜相啟〉，《歐集》，《表奏書啟四六集》，卷7，頁18。

³² 祝尚書：〈歐陽脩的古文創作成就（上）〉，《北宋古文運動發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章第4節，頁159。

³³ 祝尚書：〈論宋代古文典範作家的風格〉，《宋元文章學》（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5章第1節，頁388。

陽脩其他文章有「清音幽韻」的表現。王安石能挾發歐公有這兩種文風，實非偶然。

四、「清音幽韻」、「雄辭閎辯」釋義及其區分

王安石提出「清音幽韻」與「雄辭閎辯」作為對舉辭，前者乃音樂用語，用來形容文章頗為特出，似乎稍嫌抽象而難以捉摸；後者無此問題。欲探討這兩個語詞的指涉意義，一方面我們可以從語源學（又稱詞源學，etymology）的角度，探究語詞來源的含義，畢竟語詞並非王安石獨創，他在使用之前，這個語詞已經有了約定俗成的某些概念；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視語意學（又稱語義學，semantics）的角度，因為作家除了接受語詞原有的概念，也會因時制宜融入個人主觀思考後想要表達的意思，在不同的語境下，語詞的意義並不唯一。有鑒於此，我們可以討論語詞原有的含義，再討論到王安石個人使用這個語詞的含義。

許世瑛（1910-1972）曾經分出詞性有不同等級的觀點，可以作為進入研究的前提。王安石認定「清音幽韻」與「雄辭閎辯」為歐文的兩大特色，這是文句中的重中之重，是甲級詞。為了要闡明清楚，於是下面用長句來形容，分別用「淒」與「快」作對應的形容，這是乙級詞。「淒」與「快」又是何意呢？最後再用「如飄風急雨之驟至」與「如輕車駿馬之奔馳」的審美意象語言說明之，這是丙級詞。乙級詞修飾甲級詞，丙級詞再用來修飾乙級詞和甲級詞。³⁴明白這點，可以瞭解語序之間的輕重之分，王安石的旨趣所在是「清音幽韻」與「雄辭閎辯」這八個字。

今檢索《臨川先生文集》，未曾有使用「清音」、「幽韻」者。而《歐陽文忠公文集》亦僅有一處寫道：「清音鏘以鳴，寒姿堅且澤」，³⁵此句出自范仲淹（989-1052）之口，范仲淹與歐陽脩、滕宗諒（子京，991-1047）三人聯句成〈劍聯句〉詩一首。全詩寫兵器，刀光劍影，鋒芒逼人。

「清音」一詞在古代詩文中常見。「清音」與「幽韻」並用時，二者屬於同義複詞，指稱在不得志的狀況下抒發情感的作品。陸機（261-303）〈文賦〉云：「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³⁶此處「文」、「韻」二字互文，字義相通。

³⁴ 參見許世瑛：〈詞的品級〉，《中國文法講話》（臺北：臺灣開明書店，2002年），第3章第3節，頁47。

³⁵ 〔宋〕歐陽脩：〈劍聯句〉，《歐集》，《居士外集》，卷4，頁12。

³⁶ 〔晉〕陸機：〈文賦〉，收入〔南朝梁〕蕭統（501-531）編，〔唐〕李善（630-689）注：《文

《康熙字典》「韻」字下引述陸機此言之後又說：「按，文人言韻始見於此。漢、魏以上之書，皆言音不言韻，自晉以後，音降而為韻矣。」³⁷據此說來，「音」字又與「韻」字相通。換言之，「音」與「韻」同樣是指動作的接受者；而「清」、「幽」是形容表現出來的動作，與「雄」、「閎」相對，形容某類文章有聲音清新、韻味深長的現象。六朝至隋唐以來，「山水清音」常用來表述隱居者淒涼幽邃的心情，代表貶謫心靈的呈現，形成一個文學傳統。³⁸到了唐代孟郊（751-814）的〈靜女吟〉說：「此志誰與諒？琴弦幽韻重。」³⁹宋代杜良臣〈三姝媚〉一詞道：「幽思切、清音誰聞。」⁴⁰這些例子都是用「清音幽韻」指涉文人在失意潦倒時，能抒發幽思，表明心志，寫下動人的篇章。

王安石用「淒」來形容「清音幽韻」。「淒」通「淒」，正是寒冷、淒清、淒涼、悲苦、哀傷的意思，自古詩文都如此。易言之，「清音幽韻」被「淒」字所修飾形容，那就不單單指涉形式義，而且更涉及到內容義。

於是「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有其特定含義。歐陽脩〈送徐無黨南歸序〉曾使用過「飄風」一詞：「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⁴¹「飄風」的本義在於形容時間的短促。《詩·小雅·何人斯》：「彼何人斯？其為飄風。」〈毛傳〉：「飄風，暴起之風。」〈疏〉：「疾如飄風。」〈正義〉曰：「以其徑來而徑去，知為疾也。」⁴²可見「飄風」形容其迅疾快速，運用到文章上即是暢達流利又速來速去的表述。此外，歐陽脩〈江上彈琴〉一詩說道：「颯颯驟風雨，隆隆隱雷霆。無射變凜冽，黃鍾催發生。詠歌〈文王雅〉，怨刺〈離騷經〉。二

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卷17，頁246。

³⁷ [清]張玉書（1642-1711）、[清]陳廷敬（1638-1712）等：《康熙字典》（上海：同文書局，1882年），戊集中，音部，頁53。

³⁸ 王國瓊（1941-）〈唐詩的前奏——隋詩概覽〉說道：「隋朝有不得志文人的非宮廷詩，他們的抒情表現主要有三個面向：傷離意緒，山水清音，與邊塞悲情。」參見王國瓊：《中國文學史新講》上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6年），第5編第2章，頁411-420。

³⁹ [唐]孟郊：〈靜女吟〉，《孟東野詩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集部》第3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卷1，頁3。

⁴⁰ [宋]杜良臣：〈三姝媚〉，收入唐圭璋（1901-1990）編：《全宋詞》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3163。

⁴¹ [宋]歐陽脩：〈送徐無黨南歸序〉，《歐集》，《居士集》，卷43，頁2。

⁴²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節南山之什·何人斯〉，《詩經注疏》，卷12，頁426。

典意澹薄，三盤語丁寧。琴聲雖可狀，琴意誰可聽。」⁴³這裡也用強風驟雨形容低落的情緒。由此可知，「飄風」「急雨」意思相似，表達疾速，兼有淒苦的意味。

「飄風急雨」已經很快了，「驟至」更帶出「忽然而來」的感覺，這裡和「輕車駿馬之奔馳」的快速感難道沒有差別嗎？文學語言的美學特徵可以有不同的生成策略，這裡採用了意象美作形容，尤其兩種意象美處於對立面，其目的就是要闡明不同的美學特徵。⁴⁴前文說過丙級詞的作用是用來修飾乙級詞和甲級詞的，假設王安石採用的丙級詞所修飾出來的意思是一樣的，那就不合邏輯了。筆者考察後發現，「飄風急雨之驟至」的「驟至」二字，和「輕車駿馬之奔馳」的「奔馳」畢竟有些不同，「奔馳」不能忽然停下來，「驟至」卻可以有其他的含義。

《老子·第二十三章》說：「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⁴⁵飄風驟雨雖然有忽然而來的感覺，然而老子更提出了忽然而止的觀察。歐陽脩的文章無論長短，終究有結束的時候，結尾忽然作收，有可能會是好的寫法。《老子》已經提出疾風迅雨會停止、不會長久的意思，而慶曆三年（1043），歐陽脩為好友作〈黃夢升墓誌銘〉時提到這種文風：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闐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其有，不使其施？⁴⁶

黃夢升讚美姪兒黃庠的文章筆力萬鈞，又能驟然停止；歐陽脩是欣賞這等文風的。慶曆八年（1048），歐陽脩作〈祭蘇子美文〉也有類似的說法：

⁴³ [宋]歐陽脩：〈江上彈琴〉，《歐集》，《居士外集》，卷1，頁9。

⁴⁴ 文學語言的美學特徵可以有不同的生成策略，一般概括出節律美、意象美、模糊美三種，而以意象美最能達到明白闡釋的效果，尤其在說明兩者對立的情態。參見雷淑娟：〈在同一個向度上表現情感、觀念或描繪情景的兩個或兩個以上意象的對比〉、〈意象的動態方向的對比〉，《文學語言美學修辭》（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年），第3章第3節（六）、（八），頁169、170-172。

⁴⁵ [魏]王弼（226-249）注，樓宇烈（1934-）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23章，頁57。

⁴⁶ [宋]歐陽脩：〈黃夢升墓誌銘〉，《歐集》，《居士集》，卷28，頁4。

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⁴⁷

這段話出自祭文，也帶有悲苦淒涼的心情，而文中肯定蘇舜欽的文章「須臾霽止」，可以想見歐陽脩欣賞這種文章有力道而又忽然停止的寫法。當王安石讚美歐文「如飄風急雨之驟至」的時候，有可能是指他表述淒苦的情感時，不會汙留積澱太久，而會轉移心情，或是戛然而止。

依據上述的詮解，得知「清音幽韻」的文章帶有悲傷的情緒，「飄風急雨」是忽然來到的意思。「飄風急雨」的概念果真來自《老子》的話，那麼「驟至」也就帶有「驟來又驟止」的意味。一位優秀的作家，能注意到文章開端，也能注意到文章收束，這可能會是很高明的寫作技巧，尚有待下文舉出實例印證。

「雄辭」就是「閎辯」，文句中常有上下語詞屬於同義複詞者，乃修辭之常例。「辭」與「辯」是指動作的接受者；而「雄」、「閎」是表現出來的動作，恰好說明了這類文章有力量且篇幅較長。王安石用「輕車駿馬之奔馳」的「快」來形容「雄辭閎辯」，這當然能造成「豪健俊偉」的文風。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歸納出「清音幽韻」與「雄辭閎辯」的定義與特質如下：

（一）「清音幽韻」與「雄辭閎辯」皆來自歐公內在的性情學養，日積月累而後外發於文。「清音幽韻」的含義是指文人在失意潦倒時，抒發個人的幽思，寫下刻骨銘心的現實感受，因而文章具有清幽、孤寂、淒愴、深邃的寫作特色。「清音」等同「幽韻」，是一種幽苦深長的情韻。

（二）既然「清音幽韻」與「雄辭閎辯」是兩個對比句，自然就有 A 不等於 B 的態勢。當我們注意到後者較接近議論性質作品，如奏議、政論之類，寫出「豪健俊偉」、「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的寫作效果，帶有陽剛風格的特色時，就很容易地聯想到前者「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應當指議論作品之外，以敘事或抒情寫景作品為主，如辭賦、雜記、墓誌、祭文之類，帶有淒惻內涵的其他篇章，也因此屬於陰柔風格。

（三）歐公的文章暢達流利，「清音幽韻」與「雄辭閎辯」的文章皆如此。他的文章能寫出興味，文意不斷轉換而興味不盡，暢快因此產生。「清音幽韻」

⁴⁷ [宋]歐陽脩：〈祭蘇子美文〉，《歐集》，《居士集》，卷49，頁10。

的文章能讀到「淒」和「飄風急雨之驟至」的感受，意味他能迅疾地表現淒苦，也能將悲傷的情緒迅速止住，消弭於無形；「雄辭閎辯」的文章則氣勢強大而且奔馳不停。王安石閱讀歐文感受到兩種不同的文風，發前人之所未發。以下，我們即從歐文實例中印證上述現象的存在。

五、「清音幽韻」的寫作藝術及其風格

慶曆元年（1041），歐陽脩為好友石曼卿（992-1040）作〈石曼卿墓表〉。⁴⁸ 第一段先交代墓主的生平事跡，以下二、三、四段分別舉出官守、兵事、性情等，借題發揮，說明曼卿有思想，有遠見，卻未得施用，而任氣自豪。末段歐陽脩說明曼卿的為人：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這一段文字帶有深情感慨，是歐陽脩為好友曼卿下註腳，給予一生的定評。文中言及士大夫「自重」，難以遇合；一旦遇合，又往往「老且死」。遇合很困難、人生又苦短，良才遂「不克所施」，抱憾而終。真令人感到悲傷。

同一年，也因為石曼卿的緣故，寫下了〈釋惟儼文集序〉，次年再寫下了〈釋祕演詩集序〉。這兩篇文章都寫出了浮圖的生活，感傷其衰老而不見用於世，而且都是在曼卿去世後才為他們二人寫序。文章娓娓道來，因為寫序而想起曼卿，又因為曼卿而撩起自己的悲傷情緒，其敘事的時間空間跨度大，內容縱橫寬廣，充滿了傷感。巧妙的是，〈釋惟儼文集序〉先交代姓氏、籍貫，再寫出惟儼非常耿介，不屑於做官，又醉罵賓客，寫活了一位明瞭「當世之利病」的人間奇才。然而他的作為，只在文中帶出一句：「惜其將老也已！」點明淒涼的況味。最後結尾以「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作收，將通篇原本敘「不

⁴⁸ [宋]歐陽脩：〈石曼卿墓表〉，《歐集》，《居士集》，卷24，頁1-3。

見用於世」、「不用於世」的悲苦之言，轉而說到文章方面的長處，鏗然截止。⁴⁹〈釋祕演詩集序〉不先寫祕演的姓氏、籍貫，直接表明作者有心結交天下奇士，帶出曼卿與祕演的交游，提及祕演「喜爲歌詩以自吟。……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然後「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此時「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歐陽脩是在難過的心情下作此文。通篇一直貫串「老病」的話題，也帶出人生必然有「盛衰」「將老」的終局，最後一段歐陽脩說：

已老，肱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崿，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⁵⁰

末尾肯定祕演的詩作，又讚賞他選擇在晚年挑戰高山惡水，壯遊一場！「可喜」、「可壯」有揚棄前文一路寫來的悲哀意味。以上二文寫法雖然不同，然而內容主題相似，讀來像是一篇傳記，文中幾度轉折，文末都歸結到寫作對象的詩文集，且有意以舒緩悲傷情緒的方式作結。

慶曆三年（1043），歐陽脩作〈黃夢升墓誌銘〉，首段先寫其家世，點明黃夢升「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一句，貫穿全文，而後敘寫多年後與他幾度相見的情景，夢升從「善飲酒談笑」，到「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再到「復大醉，起舞歌呼」，這些似與墓主生平大事無關的逸筆，卻愈寫愈悲淒。飲酒歌呼的豪情壯志猶在，相映黃夢升的文章意氣尚在，然而不得志的人生卻愈來愈不可挽回。文中說：「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又說：「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文章未衰也。」先說他：「怏怏不得志，以疾去」，最後再說他：「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可知愈寫愈悲哀歎惋，深表同情。這篇文章寫墓主不得志的一生，一位有「文章意氣」的人才，卻只能在「歌呼飲酒」中表現自己，十分淒楚悲涼。全文不直接說同情夢升，而借用所描摹的見面場景有相同的意象表示出來，於是文章中形成了連貫順暢的節奏感。而文末的銘語引用了黃夢升「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闐然滅泯」三句話來形容他應有的文章風格，

⁴⁹ [宋]歐陽脩：〈釋惟儼文集序〉，《歐集》，《居士集》，卷41，頁3-5。

⁵⁰ [宋]歐陽脩：〈釋祕演詩集序〉，《歐集》，《居士集》，卷41，頁2-3。

這道閃亮綻放的光芒，卻忽然驟逝，令人哀痛不已！⁵¹

慶曆六年（1046），歐陽脩作〈梅聖俞詩集序〉，闡發韓愈〈荊潭唱和詩序〉「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的說法，⁵²倡「詩窮而後工」說。這年是他第二度貶官、來到滁州的第二年，對於窮愁潦倒的文士命運有了深刻的省思。文中不只說出「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更感慨「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這篇文章講出人生的不得志就等於窮困，講明聖俞的窮困情形比〈梅聖俞墓誌銘〉那篇文章更為深刻，⁵³二文可以互見。而到了文章末段，歐陽脩敘及將作品收拾保存下來之事：

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以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⁵⁴

這段話寫編書過程，補敘十五年來完成的工作，此乃歐陽脩念茲在茲的事。文中「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提出「喜」字，是因為一償文人的夙願，也多多少少寬解了聖俞一生的窮愁悲苦。將悲苦心情寬解一番，是歐文的特色之一。

英宗治平四年（1067），歐陽脩作〈祭石曼卿文〉，寫法與〈石曼卿墓表〉不同，而感情豐富始終如一，失去摯友是他人生的至痛！⁵⁵本文第一段寫道：

⁵¹ 〔宋〕歐陽脩：〈黃夢升墓誌銘〉，《歐集》，《居士集》，卷28，頁3-4。

⁵² 〔唐〕韓愈著，〔宋〕朱熹校：〈荊潭唱和詩序〉，《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集部》第3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卷20，頁8。

⁵³ 〔宋〕歐陽脩：〈梅聖俞墓誌銘〉，《歐集》，《居士集》，卷33，頁7-9。

⁵⁴ 〔宋〕歐陽脩：〈梅聖俞詩集序〉，《歐集》，《居士集》，卷42，頁10-12。

⁵⁵ 〔宋〕歐陽脩〈江鄰幾文集序〉說：「蓋自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為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可知歐陽脩重情感，傷慟朋友之去世。參見〔宋〕歐陽脩：《歐集》，《居士集》，卷44，頁5。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

這段文字不長，思考生死的問題。作者希望死者能因立言而不朽，則名聲長存於世。看似平凡的論述，忽然下文第二段轉出另一層意思：

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荊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唵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

這裡歐陽脩從懷念死者而寫到墓地荒涼景色，想像非常奇特，時間在千秋萬歲後，空間在狐貉與鼯鼯埋藏之際，所思所感，「怪巧瑰琦」。文字奇詭而感情悲悽，從第一段轉入第二段，內容並不連接，正是王安石所說的「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然而如此深厚的情感，第三段卻是這麼收束的：

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尚饗！⁵⁶

孫琮（執升，約 1692 前後）評曰：「此文三提曼卿，分三段看。第一段許其名垂後世，寫得卓然不磨；第二段悲其生死，寫得淒涼滿目；第三段自述感傷，寫得唏噓欲絕，可稱筆筆傳神。」⁵⁷可見段落安排很清楚。與前兩段相較，末段文字更爲簡省。並非歐陽脩長於議論與想像而拙於抒情，而是歐陽脩不願涕淚漣漣一直

⁵⁶ [宋]歐陽脩：〈祭石曼卿文〉，《歐集》，《居士集》卷 50，頁 7-8。

⁵⁷ [清]孫琮：〈祭石曼卿文〉評語，《山曉閣選古文全集》（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重刊本），卷 24，頁 60，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res=94029&rm%E2%80%A6>（檢索日期：2024 年 6 月 20 日）。

下去。他寧可以不疾不徐的筆調，將情感適度表達出來，內心情感流露即止。

歐陽脩還有不少「清音幽韻」的作品，呂思勉說：「序跋如〈蘇氏文集序〉、〈釋秘演詩集序〉，碑誌如〈瀧岡阡表〉、〈石曼卿墓表〉、〈徂徠先生墓誌銘〉，雜記如〈豐樂亭記〉、〈峴山亭記〉等，皆感慨系之，所謂六一風神也。」⁵⁸洪本健也說：「『清音幽韻』二句，形容歐陽脩的敘事抒情，以傷今悼古、低回往復、一唱三歎、情韻不盡的陰柔之美為特色，尤見為後人所稱頌不已的『六一風神』，名篇〈豐樂亭記〉、〈峴山亭記〉、〈釋秘演詩集序〉、〈蘇氏文集序〉、〈江鄰幾文集序〉、〈祭石曼卿文〉等皆屬此類。」⁵⁹二人都以「六一風神」為標竿，找出許多名篇具有「感慨系之」的寫法，這不限於碑誌和哀祭作品，還包括序跋和雜記作品。

那麼「清音幽韻」的特色是怎麼回事呢？首先是以「淒」為文章主軸，寫朋友亡逝或終身不遇的感傷，目睹親朋好友生活陷入困境，或是年邁體衰、日漸凋零，為他人的不得志不如意而興起感懷與悲歎。這類作品寫人物事跡為主，如〈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⁶⁰〈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⁶¹〈蔡君山墓誌銘〉、⁶²〈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⁶³〈蘇氏文集序〉、⁶⁴〈江鄰幾文集序〉、⁶⁵〈祭謝希

⁵⁸ 呂思勉：〈宋代之古文〉，《文學與文選四種·宋代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章，頁10-11。

⁵⁹ 洪本健：〈不舍與嚮往 厚意與濃情——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文史知識》2014年第10期（2014年10月），頁53。

⁶⁰ 〔宋〕歐陽脩：〈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歐集》，《居士集》，卷24，頁7-8。明代茅坤評此文曰：「通篇交情上相累歎。」參見〔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歐陽文忠公文抄》，卷30，頁8。

⁶¹ 〔宋〕歐陽脩：〈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歐集》，《居士集》，卷24，頁11-13。明代茅坤評此文曰：「通篇交情相感歎，更比諸篇有生色。」參見〔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歐陽文忠公文抄》，卷30，頁11。

⁶² 〔宋〕歐陽脩：〈蔡君山墓誌銘〉，《歐集》，《居士集》，卷28，頁1-3。明代茅坤評此文曰：「情詞嗚咽。」參見〔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歐陽文忠公文抄》，卷28，頁15。

⁶³ 〔宋〕歐陽脩：〈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歐集》，《居士集》，卷31，頁8-11。明代茅坤評此文曰：「悲咽。」參見〔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歐陽文忠公文抄》，卷28，頁8。

⁶⁴ 〔宋〕歐陽脩：〈蘇氏文集序〉，《歐集》，《居士集》，卷41，頁8-10。明代茅坤評此文曰：「僕嘗讀歐陽公所序蘇子美文，至當時執政者，特以杯酒故，擊其官，其且併其同輩而竄逐之。而歐陽子於其沒也，特為之歔歔涕洟，而吊悲不及其用。」參見〔明〕茅坤：〈上學士趙大洲

深文》、⁶⁶〈祭梅聖俞文〉、⁶⁷〈祭石曼卿文〉、⁶⁸〈祭丁學士文〉⁶⁹等皆是，允為歐陽脩散文的一大風格。茅坤稱許歐公能學《史記》，傳揚人物精神，又融入自我深刻的悲慨，他說：「宋諸賢敘事，當以歐公為最。何者？以其調自史遷出，一切結構裁翦有法，而中多感慨俊逸處，予故往往心醉。」⁷⁰歐文表現出來的一大特色，即是以淒清的神韻見長。

其次是歐陽脩文有悲苦情緒忽然來到的現象，行文流轉，語意暢達；而部分作品也有悲苦情緒忽然停止，或是在結尾處寬釋心懷的現象。譬如〈豐樂亭記〉，前有「蓋天下之平久矣」的感慨，中有「而遺老盡矣」的感慨，而末尾轉寫到：

書》，《茅鹿門先生文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萬曆戊子秋七月〔1588年8、9月〕刊本），卷4，頁13，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res=3701&remap=gb>（檢索日期：2024年6月20日）。又曰：「予讀此文，往往欲流涕，專以悲憫子美為世所擯死上立論。」參見〔清〕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歐陽文忠公文抄》，卷17，頁7、清代儲欣評此文曰：「子美能文章，而為小人所排擯。篇中將能文與不遇兩意夾說，流涕唏噓，此古人情至之作。」參見〔明〕儲欣：《唐宋八大家類選》（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光緒壬辰閏六月〔1892年7、8月〕湖北官書處重刊本），卷11〈序記類〉，頁4、又曰：「唏噓流涕，典則森然。諸序中匠心之構。」參見〔清〕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04-405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卷5，頁136。

⁶⁵ 〔宋〕歐陽脩：〈江鄰幾文集序〉，《歐集》，《居士集》，卷44，頁5-6。清代儲欣評此文曰：「一意累折而下，紆餘慘愴，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此是廬陵獨步。」參見〔清〕儲欣：《唐宋八大家類選》，卷11〈序記類〉，頁6。

⁶⁶ 〔宋〕歐陽脩：〈祭謝希深文〉，《歐集》，《居士集》，卷49，頁7-8。明代茅坤評此文曰：「韻語中長短錯綜，而寫情可涕。」參見〔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歐陽文忠公文抄》，卷31，頁1。

⁶⁷ 參見〔宋〕歐陽脩：〈祭梅聖俞文〉，《歐集》，《居士集》，卷50，頁3-4。明代茅坤評此文曰：「悲愴刺骨。」參見〔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歐陽文忠公文抄》，卷31，頁6。

⁶⁸ 〔宋〕歐陽脩：〈祭石曼卿文〉，《歐集》，《居士集》，卷50，頁7-8。明代茅坤評此文曰：「淒清逸調。」參見〔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歐陽文忠公文抄》，卷31，頁7。

⁶⁹ 〔宋〕歐陽脩：〈祭丁學士文〉，《歐集》，《居士集》，卷50，頁9-10。明代茅坤評此文曰：「悲痛慷慨。」參見〔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歐陽文忠公文抄》，卷31，頁8。

⁷⁰ 〔明〕茅坤：〈八大家文鈔論例〉，《唐宋八大家文鈔》，頁1。

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⁷¹

這裡點明題旨，帶出頌美皇帝的意向，顯然脫離了無限感慨的心思。又如〈秋聲賦〉，寫秋夜的蕭颯悲涼，最後提出「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⁷²也是明顯轉換心情的手法。歐陽脩寫〈張子野墓誌銘〉時說道：

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⁷³

這段話看出歐陽脩為人作墓誌銘的考量點，一是傳揚墓主的善行，二是寄寓與墓主的交情。這般出發點，雖然會以悲哀為基調，但也不會通篇哀痛逾恆，不能自己。儲欣曾比較〈黃夢升墓誌銘〉、〈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張子野墓誌銘〉三文說：

賢豪不常聚，善人君子不久存，悲激之音，千秋絕調。公於故人黃夢升、張堯夫、子野表志三篇，大致髣髴，皆哀其賢而不遇且早夭也。然夢升之辭尤悲，堯夫則喜其有後。子野家聯后姻，又以名公卿之薦，改京朝官，非連蹇仕途者比，故悲其早衰而曰：「豈其中有不自得者耶？」此最斟酌有分寸處。⁷⁴

概括說來，內容相髣髴的作品，也可以有不同的寫法。其中寫黃夢升，悲情一韻到底；寫張堯夫，以其「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作結，帶出「喜」

⁷¹ 〔宋〕歐陽脩：〈豐樂亭記〉，《歐集》，《居士集》，卷39，頁13-14。

⁷² 〔宋〕歐陽脩：〈秋聲賦〉，《歐集》，《居士集》，卷15，頁3-4。

⁷³ 〔宋〕歐陽脩：〈張子野墓誌銘〉，《歐集》，《居士集》，卷27，頁9。

⁷⁴ 〔清〕儲欣：〈張子野墓誌銘〉評語，《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3，頁73。

字；寫張子野，又提出官場人物早衰而不自得的疑惑。這些地方看出「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的「驟至」之後，會有不同的寫作效果。歐文確實有多篇「感慨系之」的文章，在篇末忽然收結，但並不悲苦，他如〈釋惟儼文集序〉、〈釋祕演詩集序〉、〈梅聖俞詩集序〉、〈祭石曼卿文〉、〈尹師魯墓誌銘〉等皆是。他常常在文章結尾寬慰寫作對象或死者家屬心懷，餘音嫋嫋，又不減損悽愴悲涼的深邃情感。

六、「雄辭閎辯」的寫作藝術及其風格

議論性文章是古代文士傾力用心之所在，也是讀者注目的焦點，⁷⁵若能寫得剛健有力，很容易吸引讀者的目光。比王安石稍晚的李之儀（1038-1117）曾經並稱歐陽脩、王安石的古文特色說：「竊聞平居專以歐陽永叔、王介甫之文，備肘後之索。甚矣，二人之文乃一時之宗也！長江秋霽，千里一道，滔滔滾滾，到海無盡。其如風雷雨雹之驟作，崩騰洶湧之掀擊，暫形忽狀，出沒後先，聳一時之壯氣，極天地之變化。」⁷⁶這個說法似乎沿續王安石評文的觀念而來，肯定歐、王二人擅長寫出氣勢雄健的作品。南宋謝疊山（枋得，1226-1289）也很看重歐公的議論文，他說：

歐陽公文章爲一代宗師，然藏鋒斂鋸，韜光沉馨，不如韓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獨〈上范司諫書〉、〈朋黨〉、〈春秋〉、〈縱囚論〉，氣健光燄長，少年熟讀，可以發才氣，可以生議論。⁷⁷

這裡列舉出來的作品，〈上范司諫書〉作於明道二年（1033），⁷⁸作者時年 27 歲；

⁷⁵ 譬如歐陽脩爲尹洙（師魯，1001-1047）撰寫墓誌時說道：「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這裡將「議論」單獨標舉出來。參見〔宋〕歐陽脩：〈尹師魯墓誌銘〉，《歐集》，《居士集》，卷 28，頁 9-11、〈論尹師魯墓誌〉，《居士外集》，卷 23，頁 5。本文所討論的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也將「文章」和「議論」並提（詳見註 5）。

⁷⁶ 〔宋〕李之儀：〈答人求所爲詩文書〉，《姑溪居士全集》，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2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年），卷 16，頁 127。

⁷⁷ 〔宋〕謝疊山批選，〔明〕李九我評訓，〔明〕王守仁敘言，〔日本〕原田由己標箋：〈上范司諫書〉評語，《文章軌範》（臺北：廣文書局，1970 年），卷 4，頁 25。

⁷⁸ 〔宋〕歐陽脩：〈上范司諫書〉，《歐集》，《居士外集》，卷 16，頁 1-3。清代儲欣評此文曰：「前

〈春秋論〉作於景祐四年（1037），作者時年 31 歲；〈縱囚論〉作於康定元年（1040），⁷⁹作者時年 34 歲；〈朋黨論〉作於慶曆四年（1044），⁸⁰作者時年 38 歲；皆是早期青壯年得意的作品。

呂思勉分析歐陽脩的文章說：

今觀歐公全集，其議論之文，如〈朋黨論〉、〈爲君難論〉、〈本論〉；考證之文，如〈辨易繫辭〉；皆委婉曲折，意無不達，而尤長於言情。……歐公文亦有以雄奇爲尚者，如《五代史》中諸表、志、序是，然仍不失其紆徐委備之態。人之才性，固各有所宜也。⁸¹

這裡指出議論與考證之文，還有《五代史》中諸表、志、序，都有紆徐委備的寫作方式，接近「雄辭閎辯」風格。⁸²歐公議論文與考證文之所以「委婉曲折，意無不達」，是因為這類文章有其預設讀者，設想其心中有疑惑而須說明清楚以化解之，故而曲折申說，文意不斷地反覆表達，具有辯辭豐厚的特色。洪本健再延伸呂思勉說道：「『雄辭閎辯』二句形容歐陽脩的議論，〈朋黨論〉、〈縱囚論〉、〈正統論〉等爲代表作。」⁸³洪本健於「雄辭閎辯」的文例，較呂思勉說法多出〈正統論三首〉，此文也是作於康定元年（1040），作者時年 34 歲。卓希惠因此接續前賢說道：

半極言諫官之重，後半塞其有待而言。節節生，節節引，絲聯珠貫。」參見〔清〕儲欣：〈上范司諫書〉評語，《唐宋八大家類選》，卷 9〈書狀類〉，頁 3。

⁷⁹ 〔宋〕歐陽脩：〈縱囚論〉，《歐集》，《居士集》，卷 18，頁 14-15。清代金聖歎評此文曰：「此論有刀斧氣，橫斫豎斫，略無少恕。讀之，增人氣力。」參見〔清〕金聖歎批註：〈縱囚論〉評語，《才子古文讀本·宋文》（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81 年），頁 102。

⁸⁰ 〔宋〕歐陽脩：〈朋黨論〉，《歐集》，《居士集》，卷 17，頁 6-8。清代儲欣評此文曰：「『朋黨』二字，豈可施之君子哉？永叔獨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是翻案文字，亦其開導人主不得已而出于此也。前半正意已盡，後只博引以足之，是一作法。」參見〔清〕儲欣：〈朋黨論〉評語，《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 1，頁 19。

⁸¹ 呂思勉：〈宋代之古文〉，《文學與文選四種·宋代文學》，第 2 章，頁 10-11。

⁸² 明代茅坤評〈五代史梁太祖論〉說：「議論得大體，而文殊圓轉澹宕。」可知《五代史》文章有近乎「雄辭閎辯」者。參見〔明〕茅坤：〈五代史梁太祖論〉評語，《唐宋八大家文鈔·歐陽文忠公文抄》，卷 15，頁 9。

⁸³ 洪本健：〈不舍與嚮往——厚意與濃情——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頁 53。

歐陽脩步入仕途之初，年輕氣盛，情切言激，筆鋒犀利，棱角分明，愛憎褒貶，不多作蘊蓄。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夫年少者心銳，氣盛者好剛」、「自是少年豪橫過」，又說：「某性自少容，老年磨難多，漸能忍事。」黃庭堅〈跋歐陽公紅梨花詩〉亦云：「觀歐陽文忠公在館閣時〈與高司諫書〉，語氣可以折衝萬里，謫居夷陵，詩語豪壯不挫，理應如是。」因此歐陽脩那些作於二、三十歲之時，出於感憤激越、慨歎深切、雄辯議論的書論作品，如〈上范司諫書〉、〈與高司諫書〉、〈朋黨論〉、〈縱囚論〉等，充溢著年輕人特有的感情充沛、果敢銳利、英姿勃發的熱情與衝勁，也就不足為奇了。⁸⁴

這裡又比前面謝、呂、洪三人的說法多列出來〈與高司諫書〉一文。這篇文章寫於仁宗景祐三年（1036），歐陽脩貽書切責諫官高若訥（997-1055），時年 30 歲。年紀雖輕，下筆有鋒芒，也因此招來生平第一次被謫降的重大挫折。值得注意的是，歐陽脩青年時期就能寫出雄直閎大的議論文，數量頗多，而這類文章固然「急言竭論」，卻也是「紆餘委備，……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老蘇的說法，呂思勉顯然頗能認同。

後來歐陽脩在朝為官，擔任諫職、參知政事，對國家大事常保持關注，《歐集》有《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表奏書啟四六集》七卷、《奏議集》十八卷、《河東奏草》二卷、《河北奏草》二卷、《濮議》四卷等，率多直諫敢言，讜論侃侃。以抗拒邊境外寇一事為例，茅坤說：

予按當時朝廷狃於用兵之困，故亟亟乘元昊之偽為臣款以要和。而歐陽公之在諫垣，獨以不欲急聽其和為說，如〈論乞詔陝西將官〉，一也；〈論元昊來人請不賜御筵〉，二也；〈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三也；〈論元昊不可聽其稱吾祖〉，四也；〈論乞廷議通和元昊事狀〉，五也；〈論西賊議和利害狀〉，六也；〈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七也；〈論

⁸⁴ 卓希惠：〈雄奇勁健：歐陽脩散文的別樣風格〉，《福建論壇》2015 年第 7 期，頁 124。引文分別出自〔宋〕歐陽脩：〈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歐集》，《居士外集》，卷 14，頁 11、〈病告中懷子華原父〉，《居士集》，卷 13，頁 3、〈答黎宗孟〉，《書簡》，卷 8，頁 11、〔宋〕黃庭堅：〈跋歐陽公紅梨花詩〉，《豫章黃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集部》第 4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卷 30，頁 6。

乞與元昊約不攻角廝囉》，八也；〈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九也；〈論與西賊茶不當用大斤〉，十也；〈論西賊占延地界〉，十一也。歐公豈不知西賊通和，稍寬朝廷西顧之憂，而獨拳拳以不與通和為計者，蓋深見夫國體失之太弱，北既狃於契丹，而南復狃於西夏，不務選將練兵以伸立國之威，而惟務厚幣重賄以為苟安之計，則天下之勢愈不可支。此其所以數絮絮於請和之間，而其執言往往以緣此一事得絕和議為名。至於嘗請五路出師以伐為守之說，歐公之言可謂忠謀遠覽之至者也。⁸⁵

以上 11 篇文章，皆收錄在《歐陽文忠公文集》內的《奏議集》，就宋廷與西夏和戰之事反覆申說，折衝問難，不遺餘力。譬如談及西夏元昊派遣使者前來一事，歐陽脩說：「臣竊知元昊此來，全無好意，不肯稱臣，索物太多，其志不小，乃是欲以強相迫脅爾。……凡兵交之使，來入大國，必須窺伺將相勇怯，覘察國家強弱。若見朝廷威怒未息，事勢未削，則必內憂斬戮，次恐拘留，使其偶得生歸，自為大幸，則我弱形未露，壯論可持。今若便損國威，過加厚禮，先為自弱，長彼驕心，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難合矣。必若成就其事，尤須鎮重為先。」⁸⁶歐陽脩站在國家立場，強調先立國威，不可示弱，而後向皇帝慷慨陳詞，完全說之以理，沒有情詞嗚咽的情形，文句十分堅硬。其中實詞為主，詞語有殺戮氣氛，而虛詞罕見。可見論及國家邊境武備之事，歐公不亢不卑，毫不退讓，這類作品內容立場相當一致，皆屬於「雄辭閎辯」之作。

此外，歐陽脩曾說：「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⁸⁷這些話是歐公寫〈桑

⁸⁵ [明]茅坤：〈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評語，《唐宋八大家文鈔·歐陽文忠公文抄》，卷 5，頁 20。其中引 11 篇文章，依序參見[宋]歐陽脩：〈論乞詔諭陝西將官〉，《歐集》，《奏議集》，卷 1，頁 2、〈論元昊來人請不賜御筵〉，同卷，頁 2-3、〈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劄子〉，《奏議集》，卷 3，頁 2-4、〈論元昊不可稱吾祖劄子〉，同卷，頁 4、〈論乞廷議通和元昊事狀〉，同卷，頁 4-6、〈論西賊議和利害狀〉，同卷，頁 6-8、〈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劄子〉，同卷，頁 8-9、〈論乞與元昊約不攻角廝囉劄子〉，《奏議集》，卷 8，頁 8-9、〈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奏議集》，卷 6，頁 1-3、〈論與西賊大斤茶劄子〉，《奏議集》，卷 9，頁 13-14、〈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同卷，頁 14-15。

⁸⁶ [宋]歐陽脩：〈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劄子〉，《歐集》，《奏議集》，卷 3，頁 2-3。

⁸⁷ [宋]歐陽脩：〈桑懌傳〉，《歐集》，《居士外集》，卷 15，頁 7-8。

懌傳〉事跡而發，注意到桑懌的「偉烈奇節」而寫，故此文屬於雄辭閎辯之文。韓琦祭歐公文也說：「公之文章，獨步當世。子長、退之，偉瞻閎肆。曠無擬倫，逮公始繼。」⁸⁸這說明了歐陽脩繼承《史記》的人物傳記寫法，有其「豪健俊偉」的一面。以下筆者採取「詳人所略、略人所詳」的方式，對於謝、呂、洪、卓四人已經確定屬於「雄辭閎辯」的文章不再論列，文獻俱在，讀者檢索而可得，請從另一文〈王彥章畫像記〉討論「雄辭閎辯」的寫作藝術。

仁宗慶曆二年（1042），歐陽脩任滑州（今河南滑縣）通判時，前往鐵槍寺，瞻拜王彥章畫像，並修復之。翌年作此文。歐陽脩《新五代史·死節傳》已經完整塑造出這位英雄人物形象：「彥章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⁸⁹這裡寫出別人身上罕見的特點，下文再詳述傳主的戰功、遭小人讒言陷害、被後唐莊宗擄而不降等事跡，確實筆力遒勁。而在本文中，歐陽脩抒發議論道：

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某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

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⁹⁰

這兩段文字偏向議論與考證。先以史家的宏觀視野，說到五代時期臣節不高，而王彥章「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令人激賞！歐陽脩表明寫史立傳有「善善惡惡」

⁸⁸ [宋]歐陽脩：《歐集》，附錄卷1，頁1。

⁸⁹ [宋]歐陽脩：〈死節傳第二十〉，《新五代史》（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卷32，頁347。

⁹⁰ [宋]歐陽脩：〈王彥章畫像記〉，《歐集》，《居士集》，卷39，頁7-8。

的用心，因此彰顯王彥章的重要言行。他先說明王彥章的語言質樸有力量，再說明其義勇忠信出於武人的天性而然，接著說明搜求史料的過程，辯證史實，以補正史的不足。這些考證文字，紆餘委備，客觀敘述，不夾帶太多的情緒。最後再從王彥章身為良將的忠義節操，談到他的畫像：

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⁹¹

這裡的筆墨還是在議論，設想不同情境而反覆發議，即使末尾表露「希慕之至」的情感，也寫得平和理性。全文各段落寫出不同的主題，或說明史家志向，或考證史事真偽，或評論當代軍事，或討論畫像存廢的意義，都是從事例中，不斷往復辨析，造成文辭加長的現象，「雄辭閎辯」的「閎辯」由此而來。黃震(1213-1281)評曰：「述其以奇取勝以歎時事，文字展轉不窮。」⁹²唐順之(1507-1560)評曰：「此文凡五段：一段是總敘其畧，二段是言其能全節，三段是辨其事，四段是言其善出奇策，五段是寺中畫像之事。而通篇以忠節、善戰分作兩項，然不見痕跡。」⁹³他們都看出歐陽脩一再轉換文意，增長了文章篇幅。一篇記體文章有武將忠勇征戰的內容，再加上考證、議論文字，剛健雄辯的特色於焉形成。

七、王安石評論歐文的再評價

王安石對歐文的評價，最早提及者為楊慎(1488-1559)的《丹鉛總錄》，他抄下最精要的幾句話：「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輝光。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詞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

⁹¹ 同前註，頁 7-9。

⁹² [宋]黃震：〈讀文集三·讀歐陽文·記〉，《黃氏日鈔》，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07-70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卷 61，頁 14。

⁹³ [明]唐順之：〈王彥章畫像記〉評語，收入[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歐陽文忠公文抄》，卷 21，頁 15。

而接著說明：「有似其人，有味其言矣。」⁹⁴這是對王安石說法的肯定。

清代中期劉大櫟（1698-1779）曾經說：「序文惟昌黎橫絕古今，以雄奇勝；歐公次之，以情韻勝；子固次之，以醇雅勝。自餘五家，皆非所長。」⁹⁵這裡指出歐陽脩的序文不以雄奇見長，而是有情韻。民國初年姚永樸（1861-1939）《文學研究法》也說：「宋諸家惟歐公有其情韻不匱處。」⁹⁶後人已將劉大櫟的說法擴充至其他文體亦如此理解。

姚鼐（1731-1815）是師承劉大櫟的代表人物。他依據《易·繫辭傳》的理路，大力將陽剛、陰柔說運用至文章的風格區分，且指名歐陽脩屬於陰柔風格。姚鼐〈復魯絜非書〉說：

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謬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煥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⁹⁷

首先，王安石用「清音幽韻」、「雄辭閎辯」兩相對比的手法，與姚鼐用「陽剛」、「陰柔」二分的對比手法，基本觀念相通，都是源自中國古代對舉辭的觀念。然而，王安石只是舉出意象美來形容單一作家，姚鼐則是採用包舉含括式的手法，將所有作家納入剛柔之美的討論，二人的立足點有所不同。王安石提出自己的觀察，姚鼐則是建構一套文章理論系統。此外，王安石並列歐公有兩種文風，而姚鼐直指歐文偏向陰柔之美。

⁹⁴ 語出〔明〕楊慎：〈瓊語類〉，《丹鉛總錄》（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欽定四庫全書本），卷22，頁7-8，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617544>（檢索日期：2024年6月20日）。

⁹⁵ 〔清〕劉大櫟：〈陪永州崔使君遊譙南池序〉評語，收入〔清〕姚鼐輯，王文濡校註：《評註古文辭類纂》（臺北：華正書局，1974年），卷53，頁1331。

⁹⁶ 姚永樸著，許振軒校點：《文學研究法》（合肥：黃山書社，2011年），卷2〈記載〉，頁91。

⁹⁷ 〔清〕姚鼐：〈復魯絜非書〉，《惜抱軒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6，頁93-94。

王安石說歐文「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這裡面有淒清的情感和迅疾的語調。姚鼐則用各種柔和的表現形容陰柔之美，其中「如幽林曲澗」形容到文章深邃的一面，「如淪，如漾」以水上波紋形容文章的整齊，且能搖動人心，「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也適度形容了悲鳴而寂寞冷清的感覺。陰柔之美的文章「如歎、如有思、如喜、如悲」的說法，也很符合歐陽脩憂深思遠、愀然悲愴的文風。當我們明瞭王安石「清音幽韻」、「雄辭閎辯」的說法後，就能理解姚鼐陰柔、陽剛二分的說法是合理的劃分。姚鼐將歐文歸類為陰柔風格，且提出「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這句話前人未曾說過，是姚鼐有見地之言。

後來曾國藩（1811-1872）也說：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慙於古，而風骨少隳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為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⁹⁸

曾國藩站在姚鼐的基礎上，借用兩漢文章作進一步的闡述。他所謂的「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是人得之於天的性情與學問涵養，西漢劉向（前 77-前 6）、匡衡都是有學問的人，「淵懿」代表學養深厚而文章美好，此乃天地間仁和之氣，不激烈強勢，歐陽脩和曾鞏的文體風貌近乎此。綜合姚鼐、曾國藩二人說法，可知他們認為歐陽脩文章較偏於陰柔之美。

清末民初林紓（1852-1924）指名批判楊慎《丹鉛總錄》的說法，他說：

《丹鉛總錄》謂歐陽文忠文「清音幽韻，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夫飄風急雨，豈能謂之韻？或且見歐公山水廳壁諸記，多懷古傷今之作，動作哀音，遂以飄風急雨目之，過矣。凡情之深者，流韻始遠，然必沈吟往復久之，始發為文。若但企其風度之凝遠，情態之纏綿，指為信筆而來，即成情韻，

⁹⁸ [清]曾國藩：〈聖哲畫像記〉，《曾文正公詩文集·文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集部》第 9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卷 2，頁 10。

此甯知歐文哉？……獨孤常州爲〈殿中侍御史文章集錄序〉曰：「文情動於中，而形於聲，文之微也。」夫聲即韻也，又何以謂之微？言微，則語由中發；凡性情不正者，決不能有此正聲。故世之論文者，恆以風神推六一，殆即服其情韻之美。⁹⁹

林紓沒注意到這是王安石的說法，誤以爲是楊慎的說法，因此他實際上是在批評王安石。他認爲「飄風急雨」不能拿來形容韻，把「動作哀音」的字詞表現當成「飄風急雨」的解釋也不妥當。他提出來的解讀是：歐文中的「韻」是一種「情韻」，「情韻之美」來自於歐陽脩的性情，即內在精神的煥發，這需要性情端正，再加上反復沈吟，經過一段時間累積而來。

林紓的說法看似合理，但不太妥當。如同前文所說，王安石此處所說的「韻」等同於「音」，同樣是指動作的接受者；「清音」就是「幽韻」。林紓抄引原文時，可能有意隱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的「淒」字，只拿「飄風急雨」來說，這是因爲他要闡發自己對於情韻的理解，與他產生齟齬者一概摒棄。林紓倒是說對了一點，從情感層面說明「清音幽韻」來自於作家的生命性情，是情韻、流風遺韻，而不是一種寫作上的音韻技巧。前文說過，「清音幽韻」不單單指涉形式義，更涉及內容義。常人很容易從聲音觀點看待「清音幽韻」這個詞語，¹⁰⁰這其實看小了，因爲聲音只是性情之下的符號表徵。

八、結語

當我們綜覽《歐陽文忠公文集》所有文章時，會發覺「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和「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都有暢達明快的寫作特色，其間最大的分野是落在相對應的「淒」、「快」二字的含義不同，還有文章收尾「奔馳」只能快速而去，「驟至」卻可能在某些文章有「驟至又驟止」的情形發生。讀歐陽脩的文章很有興味，文筆流暢，讀來一氣呵成，不論文章中間有多少次文意的轉換，都不覺得

⁹⁹ 林紓：《畏廬論文·應知八則》，《畏廬論文等三種》（臺北：文津出版社，1978年），「情韻」條，頁29-30。

¹⁰⁰ 譬如宋代蘇軾的〈放鶴亭記〉，原是表明隱居者樂在山林的作品。文末東坡以「鶴飛去兮」、「鶴歸來兮」兩段歌謠作結，清代儲欣評曰：「清音幽韻。」就是從聲音觀點作評論。參見〔清〕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東坡先生全集錄》，卷5〈放鶴亭記〉，頁8。

費力且拗折，讀完後又覺得意猶未盡，甚至於心情並不悲苦，沒有太大的負擔。文章寫到如此境界，作者原先具備的苦心經營，讀者渾然不覺，心情放鬆了下來。

「雄辭閎辯」偏向議論文而言，對應的文章體製有奏議、論辨與考證之文，以及《五代史》中諸表、志、序，還有些帶有議論內容的雜記作品；「清音幽韻」則偏向敘事文而言，文中加入感慨抒情，對應的文章體製有序跋、碑誌、哀祭、雜記、辭賦作品。上述兩種文章風格之生成，與歐公的剛正天性、儒道學養、關心百事的生活態度密切相關。得自天性、學養者，會以說理為主，詞氣堅定，遣詞用字實詞多而虛詞少，容易產生豪健俊偉的文風；得自生活百事者，會以抒情為主，情詞嗚咽，感慨系之，容易寫出「六一風神」。歐公一生的寫作成品，在數量上，幾乎「雄辭閎辯」與「清音幽韻」的作品旗鼓相當，然而世人熟稔的名篇，則以符合「清音幽韻」的作品為多。

「清音幽韻」接近「淒美」，「雄辭閎辯」接近「明快」，這是兩種不同的寫作型態，因此才會有下文「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兩種不同語言意象美的形容。歐陽脩能寫出失意文人不得志的心情，帶給讀者同情共感的深切體悟，這是他的文章很成功地傾向陰柔之美的主要原因。但是《歐集》內大量的奏議上疏以及書、論之類的實用性文體，也是他傾盡心力的創作。可以補充說明的是，歐公的剛健作品多為議論之屬，確實年輕時期即有名篇。

王安石在蘇氏父子之後提出了新見解，他注意到淒清悲切的心聲、反覆博辯的議論，兩者皆在快速流暢的表達之中，藏有豐沛的情感流動，這是歐文的絕大特色。王安石打開了後人欣賞歐文的淒美與流暢感的門窗，同時不忘有「雄辭閎辯」的一面，而姚鼐與曾國藩走進殿堂之後，看見更多的是陰柔之美盈滿耳目。後世能認識清楚歐文有二元對舉的風格，王安石功不可沒。

徵引書目

〔傳統文獻〕

- 〔周〕莊周著，〔清〕郭慶藩編，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
-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詩經注疏》，《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影印清嘉慶20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重刊宋本。
-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影印清嘉慶20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重刊宋本。
- 〔魏〕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
- 〔唐〕韓愈著，〔宋〕朱熹校：《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集部》第3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 〔唐〕孟郊：《孟東野詩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集部》第3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 〔宋〕歐陽脩：《新五代史》，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
- 〔宋〕_____撰，歐陽發、周必大等編定：《歐陽文忠公文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集部》第44-4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 〔宋〕_____撰，〔日〕東英壽考校，洪本健箋注：《新見歐陽脩九十六篇書簡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 〔宋〕蘇洵：《嘉祐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集部》第4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 〔宋〕曾鞏撰，陳杏珍、晁繼周點校：《曾鞏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宋〕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集部》第4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 〔宋〕蘇軾撰，〔宋〕郎晔選註，龐石帚校訂：《經進東坡文集事略》，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9年。
- 〔宋〕_____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宋〕李之儀：《姑溪居士全集》，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2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

- 〔宋〕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集部》第 4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
- 〔宋〕樓昉：《崇古文訣》，東京：汲古書院，1979 年。
-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 〔宋〕黃震：《黃氏日鈔》，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07-70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 〔宋〕謝疊山批選，〔明〕李九我評訓，〔明〕王守仁敘言，〔日本〕原田由己標箋：《文章軌範》，臺北：廣文書局，1970 年。
- 〔元〕脫脫等：《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
- 〔明〕楊慎：《丹鉛總錄》，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欽定四庫全書本，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617544>。
- 〔明〕茅坤：《茅鹿門先生文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萬曆戊子秋七月刊本，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res=3701&remap=gb>。
- 〔明〕____：《唐宋八大家文鈔》，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清盧文弨過批本，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126148>。
- 〔清〕金聖歎批註：《才子古文讀本》，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81 年。
- 〔清〕林雲銘：《古文析義合編》，臺北：廣文書局，1984 年。
- 〔清〕清聖祖御製：《全唐詩》，臺北：藝文印書館，1960 年。
- 〔清〕儲欣：《唐宋八大家類選》，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光緒壬辰閏六月湖北官書處重刊本。
- 〔清〕____：《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404-405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
-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上海：同文書局，1882 年，原版。
- 〔清〕吳楚材、吳調侯評註：《古文觀止》，臺北：廣文書局，1981 年。
- 〔清〕孫琮：《山曉閣選古文全集》，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重刊本，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res=94029&rem=E2%80%A6>。
- 〔清〕姚鼐：《惜抱軒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 〔清〕____輯，王文濡校註：《評註古文辭類纂》，臺北：華正書局，1974 年。
- 〔清〕曾國藩：《曾文正公詩文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集部》第 9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

〔近人論著〕

- 呂思勉：《文學與文選四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 卓希惠：〈雄奇勁健：歐陽脩散文的別樣風格〉，《福建論壇》2015 年第 7 期，頁 123-127。
- 林紓：《畏廬論文等三種》，臺北：文津出版社，1978 年。
- 姚永樸著，許振軒校點：《文學研究法》，合肥：黃山書社，2011 年。
- 洪本健編：《歐陽脩詩文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 ：〈不舍與嚮往 厚意與濃情——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文史知識》2014 年第 10 期，2014 年 10 月，頁 51-56。
- 祝尚書：《北宋古文運動發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
- ：《宋元文章學》，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 唐圭璋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 許世瑛：《中國文法講話》，臺北：臺灣開明書店，2002 年。
- 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臺北：木鐸出版社，1980 年。
- 楊伯峻：《文言文法》，香港：中華書局，1993 年。
- 雷淑娟：《文學語言美學修辭》，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 年。
- 劉子健：《歐陽脩的治學與從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 年。
- 劉德清：《歐陽脩紀年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 嚴杰：《歐陽脩年譜》，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 年。
- 龔鵬程：《文學批評的視野》，臺北：大安出版社，1990 年。
- 〔美〕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
- 〔韓〕黃一權：《歐陽脩散文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

“Pure Voice” and “Eloquent Debate”: A Study of Ouyang Xiu’s Classical Prose as Commented by Wang Anshi

Wang, Chi-Lun*

[Abstract]

Wang Anshi understood Ouyang Xiu's prose as “Pure Voice” and “Eloquent Debate”, but scholars do not yet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it. This article first discusses whether there is a possibility of a dualistic style in Ouyang Xiu's prose, the definition of “pure voice” and “eloquent debate”, how Ouyang Xiu expresses these in his works, and what the achievement of this writing is. Finally, we discuss how later generations of literary theory understand the rational path constructed by Wang Anshi.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Wang Anshi is the first person who could understand the dualistic style of Ouyang Xiu's prose. In it “pure voice” refers to the mentality of a demoted literati, pouring out sad mood at life's setbacks. “Eloquent debate” is related to the career in politics and deliberation, and often refers to the integrity of reason. Both styl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arity and fluency, and both come from three aspects: inborn nature, learning and scrutiny to facts. Among them, although “pure voice” takes “sadness” as the main axis of the prose, where the sad mood issues forth suddenly, it is also common to find relief at the end of the prose. The two categories of works are equally numerous, “pure voice” is mainly composed of narrative or lyrical works, while “eloquent debate” is mainly composed of practical genres, such as memorials and treatises. Wang Anshi's comments are in line with Ouyang's literary style, similar to the stylistic dichotomy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propounded by later generations. Ouyang Xiu's writing style has changed from robust to plain throughout his writing career. However, his robust writing style continues to exist in his later years as well. Ouyang Xiu has produced many excellent chapters, consistent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with the later statements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in writing style. Wang Anshi made it possible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o clearly understand the dualistic style of Ouyang Xiu's prose.

Keywords: Ouyang Xiu, Wang Anshi, classical prose, pure voice, eloquent debate

